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十二回 夫貴妻榮新任赴 女淫男盜宿愆償

卻說寶玉次日朝回，說及天津三處托他辦理接家眷。其中李綺本是暫時來京，此刻不過添了李嬌娘一人，仍舊叫包勇送去就是。刑岫煙亦無他說，惟薛姨媽放心不下家裡，刑岫煙道：「想起去年十月裡這樣光景，倒不如到姪兒衙門裡去風光風光，若不放心菱姊姊的哥兒，帶了去就是。」姨媽也就允了。只有邢夫人也不說去，也不說不去，弄得平兒進退兩難。

郡主道：「這交給我。」下半日，就傳淨軍所王善家的來問：「你知罪麼？」王善家碰頭道：「奴才知罪！」郡主道：「你既知罪，現有一事，你辦得上我就饒你。」就將邢夫人的話告訴他，限明早回覆。那知當晚便來道：「太太另有意思，奴才不敢說。」郡主道：「你說不妨！」王善家道：「太太因去年這事，自己後悔，對著二奶奶、巧姐兒很沒意思。環哥兒時常去獻些小勤，太太倒中意他。要郡主做主，替他或對大親，或放個人，情願同他一屋住。」郡主笑道：「可見百貨中百客，知道了。」王善家又跪下道：「奴才這差又髒又重，實在當不上，求施恩。」郡主道：「饒了你，不許再生事。」王善家忙碰頭道：「奴才再不敢了。」

開發已畢，便到上房，適賈政亦在，便將此事回了。賈政雖惱賈環，想來終非了局，便道：「親是沒人肯對的，此外隨你們罷！」郡主明知賈環與彩雲有蒂兒，但王夫人這假道學脾氣，是說破不得的。次日，假意叫丫頭挑了一挑，便挑了彩雲，擇廿一圓房。即於是日錢行，薛姨媽、李嬌子及平兒等話別纏綿，無容細說。

次日是黃道日，三家裝束停當，用車載至張家灣下船，只有薛蟠到了楊村，便道：「這裡糕

是有名的，停船去買。」岫煙想起前番同李家姊妹趁船進京，前路茫茫不知若何結局；不出十年，居然都是皇封誥命；又同在一塊，兀自歡喜，因過船話舊，並打發人請平兒。平兒正打扮過船，忽見一女人蓬頭赤腳，跪在岸上叫：「平姑娘救命！」平兒暗想：「這人怎麼忽叫我小名？」吩咐傳來。那人叩頭道：「小的是鮑二的女人。此番鮑二正法，小的發功臣為奴，押解赴京，身無一錢，被公差磨難的了不得，求施恩。」

平兒道：「王法是沒解救的。若沒錢，我和太太們商量給你幾個。」遂賞了十吊錢，即開船南下。到了天津，各家俱全副執事來接，十分熱鬧。

就是呆子既是知府令兄，又是道台表兄，又是欽差令舅，又是鹽台世交。那班趨炎附熱的邀他今日聽戲，明兒聽檔，無日不醉，把呆子幾乎樂而忘返了。倒是姨媽怕寶蟾一人在家鬧出原故，屢次催他，方定於初九買禮做壽後回家。

如今且說小憐自薛蟠出門後，他以照門戶為名，搬在薛家居住，與寶蟾恣意淫樂，無所不為。一日，忽想出去逛逛，飯後隨到前門聽戲。方到戲館門首，忽撞著琪官，道：「那一處不尋你，且同我到茶館裡坐。」小憐便問：「何事？」琪官道：「昨日卜世仁來說，天津海盜案內有一同行姓張的，被他扳了，要問死罪，他情願傾家買命，你辦得上麼？」小憐道：「這又何難？但肯出多少？」琪官道：「竭力打算五十黃物。」小憐道：

「好賤命，叫他出一百罷！」琪官道：「再和他說，你聽完了戲，到我家裡來。」小憐應允。停晚到蔣家，琪官早在門前等，便邀裡面吃便飯，道：「那家實在出不起，再三說加了廿兩，先送一半在此，你可趕緊去辦！」小憐道：「既是蔣叔叔這樣說，也罷了。」於是和襲人三人同吃了飯。小憐還問襲人，「認得寶蟾麼？」襲人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」小憐道：「他皮肉不如花嬌子，風月卻好。」襲人紅著臉道：「小猴崽子，又混浸起來了！」小憐一笑，拿了黃物走了。到了薛家，給寶蟾看，並告訴原故。寶蟾看見黃鄧鄧錠兒，白靛靛臉兒，有甚不喜歡，自然人財兩得了。

那知次早還未起來，只聽得打得門亂響，趕忙穿衣，「呀」

的一聲，門已開了。靴腳之聲漸到窗下，口裡喊道：「奶奶沒起來麼？小憐那裡去了？」小憐忙披著衣服，到屋子裡請安。

薛蟠見了大怒，道：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那小憐情急計生，道：「我要去逛小市，來問嬌子可要買什麼？」薛蟠道：「放你媽的屁！逛小市，赤著腳去麼？」小憐怔了半日，道：「一雙襪忘在外面，正要繫去。」便奪門走了。寶蟾只裝假睡，薛蟠進房，罵道：「淫婦幹得好事！」寶蟾一翻身，道：「誰罵人？」薛蟠道：「大清早晨，把小憐藏在屋裡做什麼？」寶蟾道：「小憐早到小市去了，在這裡尋。」

薛蟠見了寶蟾，本自心軟，今見二人說話相同，便道：「我去問准了他，再問你。」

順手抽了根鞭子，到書房裡，道：「小憐，你該打多少？」

只見小憐衣服也沒穿好，躺著發怔，見薛蟠來使性子，便哭著道：「上房是你叫我進去的；這裡住是你叫我住的，我有什麼不是？吃了你幾天飯，就拿出主子腔兒，打起來了。」一面便自己把上下衣服褪下，光身體合撲著道：「請打，請打！」那薛蟠見了這一身雪練似的白肉，按捺不住，把一根竹鞭子丟了；另拿一根肉鞭子，對著要緊地方，結結實實教訓了一頓。那小憐此時也顧不得廉恥，顧不得疼痛，壓在底下一面捱，一面說。

鬧了半天，便把呆子說轉了，道：「罷呀，下遭撞著，仔細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此刻且跟我和你嬌子執證去！」說著，先向上房去了。那小憐無奈，老著臉穿了衣服，也跟進來。兩邊人看見他，都抵著嘴笑。到了窗前，只聽得寶蟾道：「好爺們，一到就鬧著沒人樣的事。」薛蟠道：「難道只許你樂，不許我樂麼？」小憐知雲頭已散，便捱進去道：「事已明白，怪臊的！還說他怎甚？」

寶蟾心虛，也不再提，便問了一回姨媽好的話。薛蟠便催飯，家人放桌子，問幾位同吃？薛蟠道：「他們兩個配同吃，我不配！快拿來我先吃。」吃完套上車，到賈府並各處送信。釵、琴等兄妹相見，自有一番情話。

卻說薛蟠車上想起小馬這事，留呢，留不得；舍，又捨不得。要告訴兩府裡，又怕他們笑話。因思本是蔣玉函來頭，拜完客後，便到蔣家與他商量。琪官一見，忙道：「爺來了，還沒來給爺請安，倒蒙光降，了不得！」薛蟠道：「有話和你說。就將小馬心事告訴他。琪官呆了一晌道：「不難，只叫小憐寫一張不叫不許來的伏辨。爺叫，不怕他不來；不叫，也不怕他敢來。不好麼？」

呆子道：「很妥，你就去辦！」琪官去了半日，來道：「事已辦妥，明早親自來遞。但天已晚，出城不及了，就是小的這裡住了罷！」薛蟠只得住下。

且說寶蟾見呆子去後，便道：「這事被他看破，終有些不妥。」小憐道：「可不是，剛才不是這條苦肉計，還了得麼？但當著人被他那樣糟蹋，還有臉來走動麼？」寶蟾道：「我也還有臉麼？」三十六著走為上著。現在有五十金子，他的行李併攏來也有二三百銀子，收拾收拾，趁個空兒走了倒妥。」正商量間，琪官又來說這話，那小憐千央萬告，求他留住薛蟠一夜，他明早來再商；一面買些酒食來，買住眾人；自己卻和寶蟾收拾了半夜，諸事停妥，黎明，街頭叫乘鄉車出城走了。